

吉他在这里成了香饽饽

车子一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盘旋,快进入正安县了,远远看到一个醒目的雕塑,竟然是吉他。

这时有人说话了,你知道吗? 正安是吉他生产基地呢! 简直让人瞠目,正安有仡佬族、苗族、土家族等23个少数民族,是遵义市的一个山区小县,在大娄山脉东麓、芙蓉江上游。向北,距重庆数百公里,南下,距省会贵阳200多公里,就是遵义,也是重山相隔。怎么可能和吉他连在一起? 而他们说,确实,五洲四海的吉他销售商和著名吉他手,都会把订购的信息发往这里,有的还亲自登门考察和商谈。

走进城里,还真是,无论是街灯、喷泉、雕塑,还是广场、学校和工厂,到处都可见吉他元素。而且还有吉他学校、吉他展厅、吉他博物馆、吉他风情街,还有世界上最好的玻纤音乐厅。吉他在这里成了香饽饽。人们张口闭口都会谈到吉他。招商引资的首谈项目也是吉他。由此,天上、水上、路上,凡是从正安出发或以正安为终点的,也多事关吉他。

到了这里才知道,正安从2013年就开始发展吉他产业,建设了专门的吉他产业园。

那些吉他,不仅满足了中国市场,而且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,约占全球吉他产量的七分之一。也就是说,全世界每7把吉他中,就有一把来自正安。

而且,从吉他的生产,连带有木材、油漆、旋钮、弦线、包装等,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吉他产业链。

吉他,成了小城人制作、研究、弹奏、收藏、买卖的最爱。来这里,凭着一把吉他,就能迅速找到知音。凭着对吉他的一知半解,聊上两句,就会进入圈子。那些经艺人、制片人、记者,也会不远千里,赶到这里,寻找商机,寻找新闻和话题。

出去,再回来

坐上了南去的列车,挥手告别吧。格林乡的杨天英看到站台上追着火车奔跑的母亲,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自己报名出去,母亲是反对的,从小就沒有离开过家,一个女孩子,怎么能行? 那也不能在家苦熬了,穷得看不见光明! 抱着一卷旧铺盖,杨天英毅然地加入了娘子军行列。

这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,再具体一点,是广州的番禺。绿皮火车在大山里转了几天几夜,而后又倒汽车,才来到这闪着霓虹灯、响着摇滚乐的花花世界。

是的,这是一支穿着朴素、面带着涩、怀揣梦想的队列,300人的列队,从贵州的正安各个山乡走出来。多数是第一次出远门,第一次见到山外的世界。有些年龄小的,还带着未脱的稚气。

当时的番禺,几乎人人经商,大小企业一时间如雨后春笋。任何一个身体健康、踏实肯干的内地人,来到这里都不愁找不到工作。即使内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进广州,也迅速消失在密集的厂房车间里。

是正安和番禺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,把正安带活了。

发工资了,正安女孩雷元敏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,一张张数过,高兴得一晚都睡不着觉。第二天就去买了带条纹的连衣裙和丁字皮鞋,而后跑到海边,让人照了一张相。照片里的她容光焕发。她要让人家看看,一个农家土孩子,现在变得多么洋气!

她也是不顾家人的反对,硬要登车南下的。后来,雷元敏由一个普通女工,成了车间主管。

有人统计,自此之后,正安县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20万人,其中,将近6万人集中在吉他制造领域。这些人到了外边,学本领,长知识,有了自我奋斗的基础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当年播下的种子,到了开花结果的季节。山还是那片山,人却已经脱胎换骨。多少年后,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家乡正安的变化,还有扶持政策的加持,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技术、资金和经验又回来了,踏上了返乡创业之路。

这其中吸引他们的,就有吉他制造产业。回来的人群中,不少人进入了吉他产业园。

这进一步,说明什么? 说明正安人开拓了思想,更新了观念、有了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,他们已经能够安排自己的命运,决定自己的前程。最主要的,在于那割舍不去的隐隐乡情。

梧桐与凤凰

郑传玖,出生在正安的70后“山里娃”,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吃上“吉他”这碗饭,成为名牌企业的开创者。

1993年,哥哥郑传祥离家去广州打工,经亲戚介绍进厂造吉他。后来郑传玖也跟到了广州,成了吉他生产线上一名打磨工人。

两兄弟从木工开始,把做吉他的诸多工序一一学成。几年工夫,从一线工人做到企业中层,掌握了技术,学会了管理。

再后来,两兄弟找上几个老乡和亲戚,租厂房,搞设备。18个“股东”兼工人,以125万元的本钱,成立了“广州神曲乐器有限公司”。

2008年10月,兄弟俩带着精挑细选的新品,赴上海一试运气。

这次,他们遇到了业务发展的“贵人”,巴西的吉他品牌“塔吉玛”。后来美国吉他大牌“芬达”也不请自来,主动寻求合作。兄弟俩又惊喜。一向才知造,“芬达”和“塔吉玛”都在争夺南美市场,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,便找“神曲”代工。兄弟俩足不出户,又签下一笔国际大单。

郑家兄弟的吉他生意风生水起时,家乡正安也发生着改变。

2012年,正安县领导班子换届。这个时候,贵州全省88个县增比进位综合排名,正安县排到87位,全省倒数第二。正安之所以落后,就是因为没有工业、交通闭塞,缺少产业基础。

新班子一番调研,正安有2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,而且有近6万人专做吉他。这可是一笔不错的资源。如果把这些务工人员引回家乡做吉他,也许能带动正安的产业发展。

刚上任的县长,马上带人奔赴广州。要找,就找领头羊。他们找到了郑家兄弟。

家乡的领导来了,郑家兄弟热情迎接,但是没想到,是让他们搬回大山里造吉他。怎么可能? 那么穷困,那么闭塞。

县里的领导真诚至极,他们说,只要回去,厂房县里建,可先免费用,此外,县里还有最优惠的政策、最优质的服务。

郑传玖要回去考察一下。刚下飞机,县长手捧鲜花笑脸相迎。回家还知道,家里的亲人办喜事,县长有空必到。

亲情浓于水。家乡的热情感动了两兄弟,哥俩商量,让郑传玖带着木吉他生产线先回正安,郑传祥留一条电吉他生产线在广州发展。

2013年,郑传玖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回来了。的一溜的大小车辆,满载着吉他生产设备。

路况不好,17米长的大拖车进不来,只能倒腾到9米长的小车拉。足足拉了37车。分管工业的副县长、工业园区主任都赶来帮助搬设备。县长每周问情况,开协调会。资金不足,协调贷款。

就这样,郑传玖创建了“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公司”,成为第一家落户正安的民营企业,也正式打响了正安吉他文化产业从无到有的第一枪。

初来时招了100多名工人,由于技术不高,成品不尽如人意。为了质量和声誉,郑传玖一气烧毁了上千把吉他。之后便是细致认真地培训。每30个员工分成一组,郑传玖亲手传授。吉他质量很快提升。

一把吉他改变了 一座城

□王剑冰

王剑冰: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,河南省散文学会会长,中外散文诗协会副主席,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,鲁迅文学奖二、三、四届评委。曾任《散文选刊》副主编、主编。已出版散文集《苍茫》《蓝色的回响》《有缘伴你》《绝版的周庄》《喧嚣中的足迹》《普者黑的灵魂》《王剑冰精短散文》及诗集《日月贝》《欢乐在孤独的那边》,文学理论集《散文时代》和长篇小说《卡格博雪峰》等多部作品。



致青春(版画)

傅树清 作

劳动的乐章

□王剑冰

这里真的是大山深处,重重的山、重重的水,走出去着实不容易。但是这里的人们却很早就往外走,走到广州、深圳、武汉、杭州去打工,只有打工,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。他们相互影响、相互触动,多少年间,走出去的人竟然有20万之众。过节返乡的旅途仍旧不容易,火车汽车的挤,翻山越岭的难,都体验过,尤其是思乡的苦情,更是一言难尽。

可是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出去的人开始回流,家乡有了梧桐树,召回来大批的凤凰鸟。凭着一双勤劳的手,到哪里都是劳动。

我在一个厂子里走,看到的都是忙碌的身影,而且多是年轻的身影。他们再也不用跋山涉水,跑上千公里。家乡建起了那么多的乐器厂,乐器厂里有开板、塑型、打磨、上漆、包装、销售,那么多的热情在一起奋斗。那是一支大军,如果再加上由此带动起来的运输、商店、餐饮、旅馆、培训等等,整个一座小城,简直是热闹非凡。到了晚上尤其是周末或节假日,到处都是吉他的声响,演奏、联欢、歌舞,把一城人的热情都调动起来。音乐真的改变了小城。

一名女工告诉我,她在自己的家乡劳作,还可以兼顾家庭,以前哪里顾得上孩子和老人呢? 现在从深圳回来,在县城租了房子,把孩子和老人都接到自己身边,下班回家就能看到他们。以前把钱都扔到路上了,一年也难得见到亲人一面。

还有从外地来的一个小伙子,他说这里的工作既轻松又环保,干了三年有余,不仅找到了快乐,还找到了女朋友,也就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。现在业余时间学会了吉他,不仅是做吉他,还懂得了吉他知识,路子宽了,以后或许会有进一步发展。

刚进入叫作“正安”的小城时,看到山上竖着“音乐,让生活更美好”的大红标语,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,以为是哪家演出机构来这里做活动。后来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含义。

音乐,本来是高雅的艺术,却带动了一个产业链,带动了小城人的劳动热情。他们几乎人人都成了音乐爱好者,而且吸引了来自国内及国外的吉他爱好者和经营者。

现在,这里不仅有了更多的投资者和返乡者,也有不少外地务工人员,一支围绕着音乐和歌舞的欢快的劳动大军,在大娄山深处愉快地前行着。

这是我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,所以我要把我的所见所感写下来,让更多的人知道,怀有一份热情,凭着自己的努力,即使是大山深处,照样改变命运,谱写出生命的乐章。

这里毕竟是山区,运输成本增加,材料、零件到货也会迟缓。事在人为,不断协调,不断磨合,事情变得越来越好。

2015年,郑传祥又从广州回正安了;他带回了留在广州的电吉他生产线。60多年设备,浩浩荡荡开进“神曲”正安厂区。搬来的理由很简单:木吉他生产线,经过一年多的磨合,已经接近在广州的经营状况。

郑传祥暂时驻守广州负责进出口业务,等这边一切进入正轨,他就回来不走了。正安的交通状况也在改善,高速公路修到了家门口。现在,17米长的大货车,正拉着神曲的吉他穿梭于正安到广州的高速路上。

神曲公司除了代工生产依班纳、塔吉玛等世界知名品牌,还创建有自主品牌,产品基本出口到巴西、美国、日本等地。宽敞的新厂房里,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忙着,打磨、合桶、裁边。

“打工何必去远方,家乡就有好地方”。郑传玖的吉他工厂,渐渐引来了近600名员工,大部分来自正安县10多个乡镇。

戴红霞一直在广州电子厂打工。后来和丈夫王学军回到正安,都在神曲上班。两小口住在厂子的夫妻宿舍里,收入稳定,生活充裕。

叶前玉也曾在广州的电子厂打工,2016年回到正安,进了“神曲”,负责给木吉他上弦。

郑苹会孩子小,丈夫身体不好,不能外出,只能在家守着一点薄田度日。

自从县里把她推荐到“神曲”,加工吉他的木质初胚,她便能在家门口上班挣钱了。

很多职工身上有一个共同点,都曾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。郑传玖规定,凡是贫困户,都可免费接受培训,上班后每人每月工资比一般员工高出200元。若家中有老人年满60岁,公司还每月补助老人200元。

郑传玖知道知识的重要,员工的子女到县里读书,工厂提供免费食宿。他常跟员工说,一定要重视子女教育,让娃娃们努力考大学,考上了我负责承担全部学费。

截至目前,有100多名员工带着子女在吉他厂安家,其中30多名学生考上了大学。

奖励和各种优厚条件,极大地鼓舞了员工的工作热情,神曲公司的产值也达到了3亿多元。

合作方代表在车间转,他们满意地说,我们以前在广东就和郑传玖合作,他的厂搬到了正安,我们就带着订单过来了。

土耳其商人每年从“神曲”订购1万把吉他。

一张照片上,数百名工人聚集在正安县工业园区的广场,高举着2000元到76000元数额不等的奖金牌,开心地笑着。从2013年建厂开始,郑传玖每年都拿出15%的利润给员工分红。

郑传玖搞吉他产业,不仅带来了效益,也获得了荣誉,他被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。

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,郑传玖带去了自己制作的吉他,他弹着吉他唱道:“我从山中来,带着小吉他。精心教制作,脱贫全靠它……”

郑传祥和郑传玖兄弟为家乡作出了贡献,家乡拍出以他们为原型的电视剧《吉他兄弟》,在央视8套开播,更多的人知道了吉他的故事。

两兄弟的成功给人们树立了信心,许多吉他企业纷纷入驻,华成、塞维尼亚、鹏联等多家乐器厂商都选择了正安。截至目前,正安县已经有了上百家吉他工厂。他们在新时代的蓝图中,画出美丽的新画卷。

2016年的一天,经济开发区办公室来了三个年轻人。这是赵山与他的两位好朋友。他们开口就想说想在家乡办吉他厂子,希望县里提供方便。三个人既没技术,也没设备,能生产出吉他来吗?

办公室主任邹学莹跟三位聊了起来。邹主任发现,虽然三位80后都是门汉汉,但是他们都在外面打过工、办过厂、开过公司,回家乡自主创业是他们共同的梦想,而且他们思想活跃,胸怀远大。

邹主任笑了,按照县里的有关政策,为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,便向他们提供了标准化厂房,并同意他们免费使用10年。

三个年轻人为公司注册了“贝加尔”乐器有限公司。“贝加尔”的小船在正安广阔的海洋中航起了。

谁都没有想到,仅仅3年时间,“贝加尔”就创造出了奇迹。

赵山他们先进行网络调查,认为吉他初学者中以学生居多,于是决定做入门级吉他。产品全部通过电商销售。一试水,效果不错。于是两年内建了3条生产线,广泛吸收劳动力。很快就引入了高校毕业生、扶贫搬迁户、复退军人四五百人,可谓兵多将广,实力大增。每天能生产自主品牌威伯及尤克里里等产品3000把,月销量有8万至10万把,成为了吉他园区“独树一帜”的民营企业。

说起当年的创业经历,赵山说,还不是冲着县里优厚的扶持条件和工作氛围。在这里,只要有抱负,就一定施展出来。2018年7月,正安县的书记、县长飞往厦门。

福建的“钰丰”是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家族乐器制造企业,家族三代都做吉他。正安不知怎么得到消息,听说这家企业准备从福建搬到越南和印尼去。

这一下让正安人激动了,他们要拉住“钰丰”,把他们引到正安来。

一下飞机就直奔“钰丰”,拿着各种材料,凭着满腔热情,恳切地向“钰丰”的厂长吴忠原承诺,到了正安请放心,墙里的事情企业干,墙外的事情政府管。

真诚打动了吴厂长。他们不再犹豫,把著名的“尤克里里”生产线搬到了大山深处。

当然,台商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,也如一股强劲的东风,吹进了这座小城。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这股东风的吹拂。

一花引来百花开。数据显示,正安现有入驻的吉他及配套企业100多家,吉他的年产量已达到600万把,拥有专利200多项、自主品牌70多个。

在家门口做吉他,也成为正安脱贫的新方式。由此,解决就业14000余人,帮助6000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。

短短的七八年时间,正安从全省倒数第二,在全省24个深度贫困县中率先脱贫,排名第一。

正安还在继续努力,不停发展。他们与广东协作,做强吉他产业,实施30多个项目。能够容纳6家以上吉他企业入驻的横琴·正安国际吉他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也已建成。除吉他生产外,集吉他旅游、吉他文化等于一体的综合展示也在这个项目内集中体现。

从高处望去,那一片橘红色的建筑十分壮观,同远处的大山形成鲜明对照。

尽可能达到十全十美

一根木头变成一把吉他,要经过一百多道细致繁琐的制作工序。

开料、裁边、固形、打磨、上漆、装弦、调音、检测……每一天,都有1万多名制琴工人、300多名专业制琴师、10多名制琴大师忙碌着。

几个葫芦样,木匣被固定在铁制模具上,周围是一个个的螺栓。

我知道,这是在固形。直到它成为不再变化的琴身。而后覆上琴板,加上琴柄,再拧上琴轴,拉上琴弦,一把吉他就成了。当然,还要穿上美丽的漆衣。

制琴师胡琴拔,除了这一步用到一些螺栓卡扣,其余都是手工了。而且,琴板的选材、各部的黏合、漆面的处理也都要花工夫完成。

这其中靠感觉、凭经验,做一把好琴,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。哪一点感觉不对,都会前功尽弃。只能再做。

这就像一部作品,不可能十全十美,但要尽可能达到十全十美。说到这里,小杨笑了,说,我这么说,大家都理解,但是,实践中,还总是有遗憾。

看不出来呀,挂在那里的琴,哪一个不是一件艺术品呢?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。

小杨又说,一把好琴,不光是看外表,还要看手感、听乐感,需要吉他演奏家与它会心地交合,看能否产生出那种美妙的共鸣。

我看到一把琴,小杨一直在用仪器控制着,使它发声。他说,什么都是磨合期,要让它不断地鸣响,才能达到最佳状态。

实在是吉他的奇妙世界。难怪这些制琴师数十年还在追求、钻研。艺术无止境。完美都是相对的,而非绝对的。

一名女工在打磨着一只琴柄,她先是涂上一层漆膜,而后一遍遍地擦拭,擦拭到一定程度,再涂上漆膜,再擦拭。她做得很认真,一丝不苟,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程序、一个动作。看来,做这种无聊的工作,真的要有耐心。

我忍不住问,放在电脑控制的机器上不行吗? 这却是纯手工制作,是严格按照客户要求进行的。她很认真地回答。

那么,完成这一项工序,需要多长时间呢? 一天,或者几天,直到琴柄发出透明的亮度,看上去就像是一件包裹着超级晶体的艺术品。

跟她聊起来,她说孩子已经上大学,她原来在外地打工,现在可以在家门口干了,下班就可以回家,风刮不着,日晒不着,就是单调点,倒也不累。时间一长,就习惯了。

工资呢? 她笑了,好像不大愿意说。

她旁边的一个姐妹插话了,说,我们都是活工资,要看你做多少,当然做多了收入就多。梅姐的工资,怕是每月都有六七千吧?

这位梅姐听了也不反驳,只是说,能顾住吧。那位说,梅姐每个月还要支持她儿子呢!

看来梅姐对自己的工作是满意的。当然,琴师对梅姐的工作也是满意的。

新时代的工匠

张维义穿着绣有自己名字的工作衣,正在用手工钻头为一把吉他钻孔。

“每一把吉他的制作都需要很长时间,我们一般从选材开始,大概要三个月才能做成一个成品,而且每一步都是纯手工制作。”张维义说,“即使是钻孔这样的工艺,也要亲用手工来完成。”

园区里,远离流水线的安静角落,有一个空间专门留给手工制作吉他的大师们。

这里没有机器的嘈杂,只有大师们手中的刀和砂纸在木头上的摩擦声。

张维义来自四川自贡。他初始进入南方的吉他工厂,更多的是给厂里老师打下手。但他是个有心人,长时间地学习和观察,直到慢慢上手,直到得到世界制琴大师肯尼·希尔的亲授,他还和国内知名制琴师方仁俊、郭玉龙经常沟通交流。一款吉他制作出来,他都要请演奏家亲自主手,注重他们的感觉,听取他们的意见。

张维义始终潜心研究手工制琴,积累了独有的制作技艺。2019年,他受邀在神曲公司负责古典吉他制作,提供技术指导,同年获得正安举办的首届中国吉他制作大赛古典组金奖。

2021年,张维义成立了正安张维义乐器制造有限公司,虽然人数不多,也不图效率,却是制作一把把,只图精致。

攀登山峰的过程是枯燥的,攀登之后的风景是美妙的。20多年过去,张维义的手工定制吉他渐渐被业界认可,被美国、德国、西班牙等世界买家及各大音乐学院、演艺圈的艺术家收藏和使用。最贵的一把吉他卖出了38万元高价。张维义最终在业内成为顶级乐器制作大师。

除了工艺上精益求精,张维义还尝试将苗族银饰等元素融入吉他设计。张维义认为,吉他不仅是乐器,更是文化载体。打上浓浓的中国烙印,中国吉他可以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舞台上,奏响自己的声音。

一个个吉他制作大师,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,靠的是一种新时代的工匠精神。是把一件工作、一项事业作为一种信仰,一丝不苟地把它做到极致。

因为专一,所以终身不改其技。因为专一,所以技艺出类拔萃。

“娜塔莎”也设立了大师工作室。

手工吉他大师张荣主攻原声吉他制作,经过近20年的积累,其高超精湛的制琴技术深受业界好评,作品获得过“手工古典吉他组金奖”“手工钢弦吉他组金奖”“手工钢弦吉他组最佳音质奖”。

张荣说,大师就是将行业发扬光大,做到极致,如果一味地保守技术秘密,最多只能算一名匠人。

张荣来自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,从小就有着不怕艰难困苦、敢于开拓创新的品格。从一个满腔热情的管弦乐器制作学徒到吉他制作大师,诠释了新时代工匠专注坚守的价值和意义。

娜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李启旺厂长拿出一把吉他为我们弹奏。他手中的那把琴功能齐全,演奏出了一个乐队的效果。这就是他和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竹智能静音吉他。

13年前作为音乐老师的李启旺转入进吉他生产行业,靠着勤奋和坚持,不断摸索,终于开发出可循环再生的HPL新型材料吉他,突破了传统木质吉他的常规做法。

李启旺说,开发全竹吉他,主要是解决原材料的问题,木吉他的原材料,严重依赖玫瑰木、云杉、雪松、红木、桃花心木等进口木材。基本上是从3个国家选材,才能组成一把吉他。而他们研发的竹吉他,都是用中国楠竹作为原材料,改变了吉他制造原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,并且通过内嵌声卡和芯片等创新技术,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演奏体验。

上市至今,HPL新型材料吉他已卖出5万余把。在第三届中国吉他制作大赛中,娜塔莎公司的“全竹系”吉他获得最佳材料与创新奖。

韵味悠长的旋律

大山中的正安县,气候宜人,凉爽舒适。

有着巨型吉他雕塑、占地170亩的吉他文化广场上,“青春遇见贵州·吉他律动正安”2024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节活动热闹非凡,几乎全城的人都涌到了这里。

这些年来,正安加大吉他文化普及力度,打造“吉他演艺大舞台”,开展吉他教学研讨会、吉他制作大赛、吉他音乐节,以吉他文化促进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,让“爱乐之城”的名头更加响亮。

音乐最滋养人心,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,正安县开展吉他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乡村的“五进”活动,让吉他文化成为正安城市的灵魂。

正安每所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开设两节吉他课。全县参加吉他培训学员达五六万人,占全县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。

曾经的贫困县,孩子们也许都没有见过吉他。如今,在正安的大街小巷,随处可见背着吉他箱包的人。学习吉他,已然成为当地的一种时髦。

“池塘边的榕树上,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……”在正安,一个13岁到16岁的姐弟6人组成的乐队——诚志乐队,已经很有些名气。

正安已组建有首支女子乐队、8朵姐妹花的氨基酸乐队等30余支涵盖不同年龄段和领域的本土乐队,为当地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
当然,吉他大军中还有老年人的身影。他们也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,通过各种学习班,掌握吉他弹唱技能。

72岁的李大爷说,我是受孩子的影响参加老年大学吉他班的,3个月就学会了基本要领,现在,我们家可以组成吉他乐队了,闲了的时候,大家带着琴,到野外合奏一曲,真是快乐啊。

我听到了老年团队的集体弹唱,《我在贵州等你》《又见山里红》,一个个弹唱得热情奔放,如痴如醉。

除了每天的演出活动,正安还举办贵州省职工吉他大赛、全国大学生吉他弹唱邀请赛、吉他艺术家莫勒正安专场音乐会、纪念正安300娘子军下广东30周年吉他演唱会等活动。还有暗杠、张雄英、深绿海、指人儿参演的线上正安吉他音乐节。

此外,瑞典、西班牙、巴西等国知名吉他演奏家也来到正安交流考察,瑞典吉他演奏家约翰内斯·莫勒受邀成为“正安吉他国际形象大使”。

确实,音乐已经成为正安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,也成为这片红土地上奏响的精彩华章。

在正安的夜晚,很自然地听到哪里响起的器乐声。不错,那是吉他,单把吉他,或多把吉他的声音,通过风,传向很远。

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,或者说接受了、喜欢了这种声音,听到这种声音,会引发多种共鸣。

难怪正安人说:在我的生命里,正安是一首歌,韵味悠长的旋律,是我念念不忘的初夏;正安是一阕词,口齿留香的文字,是我步步留情的牵挂。我愿弹着心爱的吉他,吹着欢快愉悦的口哨,陪你走向无尽的芳华。